宋元學案卅七

巽齋　永軒

魯齋　靜修

D仁13
485
37

B 13

B
2837

東京大學圖書

巽齋學案表

歐陽守道——文天祥——王炎午——劉省吾

劉氏門人晦翁再傳

謝翱
梅邊同調

劉辰翁——子尚友

鄧光薦——張珪

羅開禮

張千載
並文山講友

子必泰

子逢泰——孫龍生——會孫元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支那所有

尹穀
邢天榮
董景舒
並忠叟講友

鄞縣全祖望補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巽齋學案

祖望謹案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郘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所特立黃氏補本亦因序錄而補之然攷巽齋爲劉月澗門人月澗則江古心學侶也而序錄疑其爲歐陽希逺後人以爲晦翁再傳可耳再傳

劉氏門人

著作歐陽巽齋先生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于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文忠公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先生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先生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梓材案此下有宗人仲齊至又薦必泰于當道九十餘字今改爲仲齊父子立傳于後　子良子）

請先生復還吉州文忠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麾還祕書郎轉對言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先生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呂文德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先生與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于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賜祠祿足矣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有易故文集（從黃氏補本錄入）

附錄

文文山祭先生文曰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于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于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不爲蔓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眞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

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于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佩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于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湯與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搢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遥增擊而去之柰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宫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殀有子有孫而又何憾于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

巽齋學侶

講書歐陽先生新附子必泰

歐陽新字仲齊巽齋先生宗人也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巽齋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巽齋即請于吳子良禮先生爲嶽麓書院講書先生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巽齋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踰年先生卒巽齋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于當道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之父安時自廬陵徙瀏陽之馬渡遂爲瀏陽人先生以經學著元時以曾孫元官贈中奉大夫追封冀國公又案張文穆起巖爲歐陽龍生神道碑以先生之字爲仲齊荆溪吳公以禮聘爲講書因寓長

巽齋門人 晦翁三傳

忠烈文文山先生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后敢爲得人賀歷除直學士院累以臺論罷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文忠公文忠素奇先生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先生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先生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德祐初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元兵至奉使軍前被拘亡入眞州泛海至溫州益王立拜右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兵敗被執囚于燕京四年不屈死柴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從黃氏補本錄入

御試策

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溯其本源言之茫茫堪

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
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
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
虛無形沖漠無眹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
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人
心而道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在陰陽卽無
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何以
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
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
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
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
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
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
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于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于治人立不
息之體則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于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
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于道其
可以頃刻息耶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
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
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于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
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閒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于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于途者不可以中途而晝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閒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于三極之閒神采灌注于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歷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歷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貢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材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强兵力以至講周禮

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賦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
北狄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
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
法帝王惟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
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
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斁成王之無逸皆是物
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
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
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
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
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嚴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
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于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
命嚴于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
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
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
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
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之三言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
甚于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于
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于五十年祝阜之時讀萬
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閒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
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

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于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于憂勤不如恭己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

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于宇宙閱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

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柰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于進道者少沮于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閱亦有號爲知道

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
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
之心往往不純乎天而出入乎人之閒不純乎理
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閒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
入乎陽明陰濁之閒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
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
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
四年行仁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晝之以近效則紀綱
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
分之事功有一分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
之分數亦係乎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

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于
求道者不陷于此則陷于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
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于道憲章六經
統一聖眞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
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
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
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
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鼂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
其心是不累于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
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柰何帝之純
心又問于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

一儕于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于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于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迹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閒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閒不容穜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于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于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閉于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自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蘄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于是而弭矣

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

學肚之所行今日之修于家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于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于鄉校者以是校藝于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于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于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于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于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溝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

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閒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

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
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貧能免于貧者必
不能免于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
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
足自襄樊復歸而抏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
于漢水冤血濺于寶峯而正軍忠義空于死徙者過半則川蜀
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剔下流之兵
愈不足矣荆湘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
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
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
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
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
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于貧也陛下自阼爲近又創一安
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
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于兵者
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寵雲屯樵
蘇後爨費于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
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于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
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
者第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譽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邪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
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于是而可強矣

何謂敵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幺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時僞齊挾敵使李成寇襄漢幺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幺而荆湖平臣聞外之敵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于通敵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敵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狠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雛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杭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于舟疏于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煙水沈寂而浙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幺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身如飛運掩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术于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于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于楊幺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曩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榷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扼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

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予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于是而可寬矣

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于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開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游于田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閒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

滿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廷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于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內不息于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閒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閒不繼則徵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臣聞公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于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簉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內司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爝幽天下于此咸服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爝幽天下于此咸服

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廷除授于義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陛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閣職超遷亦以黃綠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鬬訟皁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于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于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閒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閒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柰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

宣靖閒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直道在天地閒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皇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于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于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奸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

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澤藏疾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于己有所未協于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于來和事之譏臺吏至于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阻矣康定閒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諫院至和閒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張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柰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閒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矣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

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于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于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特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閑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于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于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即

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于言則爲言辭發于文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閑只一箇誠字更顛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于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

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于其心而害于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奥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于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卻踏空乎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于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眞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講

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于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于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于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于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于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于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紿其女兄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

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瀒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于外入而無所藏于中自將消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于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于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違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于人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于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斁

正氣歌幷序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潮蒸溫瀝潤時則爲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

則爲日氣簷陰新纍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
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積臭
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
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閒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
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
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
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淸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
見一一垂丹靑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
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
遼東帽淸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
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薄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
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
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
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
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
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附錄

王炎午祭丞相文曰嗚呼扶顚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
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

一傳三千年閒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衆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博士劉須溪先生辰翁 附子尚友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人也巽齋弟子以進士對策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賈似道惡之置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後以江文忠公萬里薦除太學博士固辭宋亡逃之方外子尚友世其學 從黃氏補本錄入

侍郎鄧中齋先生光薦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丞相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文忠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崖山不數日崖山潰先生赴海者再輾轉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文丞相送燕京至建康囚丞相于驛中而寓先生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丞相賦詩三章送別丞相嘗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眞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 參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吉州人文紀謂文宋瑞鄧中義劉會孟皆出巽齋之門文山須溪其名甚著中義當即中父父訛爲父父訛爲義耳萬姓統譜又作中甫云累官禮部侍郎權直學士殆隨至厓山所授耶

文山講友

教授羅水心先生開禮

羅開禮字正甫永豐人袁州教授江上兵起文丞相辟知永豐倡義以仗大節連兵鄒漁駐師永豐吉贛軍潰元兵追及空坑丞相幸脫大索先生坐隱巖中執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丞相爲制服慟哭祭之 同上

雲濠謹案解學士序羅氏族譜作用理字正甫是爲水心先生景定中舉于太學不屈時年已八十矣

張先生千載

張千載字毅甫廬陵人與文文山友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被執北上過吉州先生涕出相見曰丞相往干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文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曰卽藏其首負骸南歸付其家安葬 參輟耕錄

仲齊家學

學錄歐陽先生逢泰

歐陽逢泰字忠叟仲齊次子儒術行業師表一方從學者常數百人科第相屬薦爲潭州學錄安撫司檄履學田埋沒者登故額士廩以羨廬陵羅子遠在教授席賴其佐助爲多晚年究心太元作律歷統元圖書數十卷因得渴疾未脫稾卒元至元初以孫元官贈中順大夫追封渤海伯 參張文穆文忠叟謚友

知州尹穀實先生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中年登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

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
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
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
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芾率民
死戰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已乃
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卽縱火自焚闔
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酹之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
矣務實先生自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
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
號爲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先生死諸生

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參史傳

邢先生天榮

董先生景舒合傳

邢天榮董景舒皆潭州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
方二先生與同郡尹穀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
出一篇士爭學之由是湖賦與閩浙頡頏同上

文山門人晦翁四傳

上舍王梅邊先生炎午

王炎午字鼎翁安福人爲上舍生會文山舉義兵乃杖策謁見
尋以母憂家居而文山被執先生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
仕號梅邊先生所著有吾汶稿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祭丞相文自稱里學生蓋太學觀化齋生

梅邊同調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別見龍川學案

鄧氏門人

承旨張澹庵先生珪

張珪字公瑞定興人淮陽獻武王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中父光薦將赴水死獻武救而禮之命先生受學中父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之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歷拜中書平章政事丞相拜住問宰相之體何先先生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廣言路又拜中書平章政事泰定元年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先生領之先生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卒嘗自號曰澹庵參史傳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張珪功臣宏範子也中齋弟子中父蓋郎中父之號也

忠叟家學

教授歐陽先生龍生附師田口

歐陽龍生字成叔忠叟子從醴陵田氏受春秋三傳試國學以春秋中第二至元丙子侍其父還瀏陽左丞崔斌召之以親老辭居山十有七年瀏有文靖書院祠龜山楊時論廢已久部使者至謀復其舊授先生爲山長升堂講孟子承三聖章言龜山傳周程學而及豫章延平紫陽朱子實承道統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聞講道之復至爲出涕秩滿改本州教授遷道州路

教授朔望率諸生謁濂溪祠祠東爲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
爲修其祠卒年五十有七以子元爵追封渤海郡侯加封冀國
公參張文穆文

文公歐陽圭齋先生玄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門人晦翁五傳

劉先生省吾

劉省吾廬陵人王炎午門人歐陽玄揭傒斯從之得吾汶臺參
遺民錄

宋元學案卷八十八終

董夢程 族弟鼎 族子眞卿見下雙湖門人

樂潮從子

勉齋蒙齋門人

晦翁清江江氏再傳

沈貴瑤——胡方平見上介軒門人

范啟

程若庸別見雙峯學案

胡方平——子一桂——董眞卿——子僎

許月卿——江凱附汪炎昶

程榮秀

齊魯瞻山屋講友

董琮

程正則——程時登——許瑤
並槃澗門人
晦翁再傳

余季芳——子芑舒——孫濟——曾孫仲敬
介軒同調

朱洪範——胡斗元——子炳文——程仲文
附師朗齋　附族子淀　陳廷玉

王俌——張以忠

鄭四表
趙謙
詳見明儒學案

曹涇——子希文
並晦翁續傳

馬端臨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介軒學案

祖望謹案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槃澗王拙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

案黎洲原本稱新安學案謝山始易爲介軒

黃程門人朱江再傳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

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鄱陽人槃澗先生鉄之從子也初學于槃澗與程正思其後學于勉齋開禧進士朝散郎欽州判所著詩書二經大爾雅通釋修

雲濠謹案梨洲原傳云官朝奉大夫知欽州著尚書毛詩訓釋謝山云按諸書皆云介軒學于勉齋兼得槃澗之傳

槃澗門人晦翁再傳

董復齋先生琮

董琮字玉振德興人也槃澗弟子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有書傳疏義復齋集補

程古山先生正則

程正則號古山槃澗徒也程時登師之補

介軒同調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

余季芳字子初德興人也少孤力學淳祐丁未進士言于吏部曰受訓慈幃願明家學徽榮干祿實非初心即竊收名志求歸養部臣以聞敕報曰謝名乞養臣子良心欲勵孝廉宜從所願特授九江司法以榮之先生歸講道授徒與董介軒昌明朱子之緒弟子稱爲桃谷先生所著有桃谷尚書義桃谷集補

晦翁續傳

朱小翁先生洪範附師胡師夔

朱洪範號小翁朱子從孫胡孝善之父易簡居士師夔實授易學于先生參戴剡源集

主簿曹宏齋先生涇附子希文

曹涇字清甫休寧人八歲能通誦五經咸淳戊辰丙科授昌化簿博學知名馬端臨嘗師事之入元爲紫陽書院山長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講議四卷書彙文彙韻彙儷彙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管見泣血錄過庭錄課餘雜記曹氏家錄古文選等書藏于家子希文梓材案安徽通志作仲埜當是其字能著書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參姓譜

介軒家學朱江三傳

董深山先生鼎

董鼎字季亨鄱陽人介軒之族弟也雲濠案一作介軒徒其自序曰鼎生也晚于道未聞賴族兄介軒親受學于勉齋槃澗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別號深山所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草廬極稱之其采拾諸家極博不守一師之說有功于尚書者也雲濠案一本云有四書疏義書詩二經訓釋孝經大義深山書院祭祀之子眞卿

介軒門人

沈毅齋先生貴瑤

沈貴瑤字誠叔德興人也介軒高弟有正蒙疑解四書及諸經說學者稱爲毅齋先生修

胡玉齋先生方平

胡方平號玉齋婺源人早受易于董介軒繼師沈貴瑤精研易旨沈潛反復二十餘年而後著書發明朱子之意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出于圖書而形于卦畫則上足

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于無體數衍于蓍策而達于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于無用于是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子一桂

提舉許山屋先生月卿

許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初從董介軒遊已受學于魏鶴山登淳祐甲辰進士授濠州司戶參軍歷本州教授臨安府學教授幹辦江西提舉常平事召試館職罷歸未幾復召而元軍已下錢塘先生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五年不言而卒蓋至元二十三年也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云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先生在朝當事有戒以和平勿過剛者先生曰大臣宰相以此取士特未之思耳夫和平以從我豈不能和平以從人勿過剛以順我豈不能勿過剛以順人靖康士大夫率由此道許某只是一許某決不能枉道以事人也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

宗羲案新安之學自山屋一變而爲風節蓋朱子平日剛毅之氣稟不可犯則知斯之爲嫡傳也彼以爲風節者意氣之未融而以屈曲隨俗爲得眞邪說之誣民者也先師嘗言東漢之風節一變至道其有見于此乎

山屋講友

縣令齊先生魯瞻

齊魯瞻字興龍徽州人也成寶祐進士不知其官爵（雲濠案饒州德興有齊興隆字昕翁景定進士滿折令元兵南下佩印以歸）嘗與許山屋說易陳定宇稱之

古山門人晦翁三傳

太學程先生時登

程時登字登庸樂平人也德興程正則從學董槃澗以私淑朱子先生從之遊雲濠案謝山劄記云時登與馬端臨善著周易啓蒙輯錄大學本末圖說中庸中和說太極通書西銘互解諸葛八陳圖通釋律呂新書贊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聞法贊語文章原委咸淳中入太學宋亡不仕補

余氏家學

余息齋先生芑舒

余芑舒號息齋桃谷子也深山董氏父子與新安胡玉齋父子爲朱子之學先生和之雲濠案黎洲原傳云息齋亦介軒深山之學侶也時稱宿儒四家曰雙湖胡一桂定宇陳櫟其一郎先生其一爲王葵初希旦每日讀書暇則整襟端坐謂弟子曰讀書須虛心熟讀其味無窮及早了悟身心開事自有受用其詩曰何人解管身中事今我纔知學有源養得心原身事畢春花秋月共忘言辟補學錄不就臨卒口吟東坡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之句以告後人所著有讀蔡氏書傳疑書傳解易解讀孝經刊誤息齋集修

余谷雲先生濟

余濟字心淵息齋子也少承家學元初累辟不就嘗有詩曰白首黃塵送隙駒那知靜處有工夫幽人世念如秋葉萬樹西風一點無可以知其所存矣所著有谷雲集補

徵君余靜學先生仲敬

余仲敬號靜學息齋孫也世傳朱子之學絕意仕進以道自任江淮兵起里中豪傑亦欲舉事共諮之以爲不可乃止避亂深山流離顛沛講學不輟嘗遇山賊亦知爲賢者而舍之其于理學經濟之道靡不究竟而以主靜爲本嘗曰未有憧憧往來而其中能存者也太守陶安重之入薦于朝累徵不起所著有讀書日錄靜學先生文集補

余氏門人

隱君王葵初先生希旦

王希旦號葵初德興人也隱居學道自以本宋人不欲仕嘗曰予生于宋不可忘所自長于元亦嘗蒙其恩非元非宋何去何從惟是飢則食倦則眠不飢不倦則讀古聖賢之書而箋釋之

先生師事桃谷余先生而與息齋爲同門友所著有易通解尚書通解五經日記補

小翁門人

孝善胡先生斗元

胡斗元字聲遠婺源人也受易學于朱子從孫洪範學者稱爲孝善先生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參姓譜

曹氏門人

教授馬竹洲先生端臨

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寧曹涇精詣朱子學先生從之遊師承有自以蔭補承事郎宋亡不

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二十餘年而成仁宗延祐四年遣眞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板以廣其傳仍令先生親齎所著稾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尚書與先生之父在宋爲同相召致先生欲用之以親老辭及父卒稍起爲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終于家從黃氏補本錄入

文獻通考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于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書表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于理亂興衰而畧于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簡編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豫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

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稾而未成書今行于世者獨杜氏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閎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

可雜之于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氏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放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早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

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常恐一旦散佚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放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冊二十五代而欲以未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鉥心亦何

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者或可考焉

梓材謹案先生傳及自序黃氏補本列胡熊諸儒學案以其與程登庸友善而並爲朱學也附入是卷

深山家學朱江四傳

董先生眞卿見下雙湖門人

毅齋門人

胡玉齋先生方平見上介軒門人

隱君范求邇先生啟

范啟字彌發一字求邇口口人博學窮理沈毅齋高弟也高尚不樂仕進理宗末嘗徵之不起所著有雞肋漫錄管錐志井觀雜說

山長程徽庵先生若庸別見雙峰學案

玉齋家學

鄉舉胡雙湖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玉齋子生而穎悟好讀書九精于易年十八領景定甲子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原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而著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百家記

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啟蒙翼傳序

朱子于易有本義有啟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于專論卦畫著策則本圖書以首

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啟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
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既爲啟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
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
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寖失其眞如圖書已
釐正矣復承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
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尚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
詎容于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
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義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
所主同于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終不可逾于古傳授傳注
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易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
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

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
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乎羲文周孔之易
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
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
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
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
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于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
于咸恆當識夫婦之別于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于麗
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于頤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于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

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于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尙此

文王作易爻辭辯

馮厚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于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子之明夷遂傳會于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謂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此論確矣愚則謂以爻辭爲文王作固自有據況夫子唯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未嘗及周公則所謂辭者安知非卦爻之辭耶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誠在文王羑里之後文王淑無豫言之理而隨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誠類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義諸侯祭境內山川亦正二王爲侯時事以此觀

之則爻辭未必果文王所作而韓宣子見易象之言誠可證也
隆山辯魯春秋之說蓋自不曉其義耳宣子本意見易象則知
周公之德見魯春秋則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猶能爲春秋
之時之主義甚昭然若厚齋因蜀本其字之誤盡疑天下之本
反改而從之尤有所未可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
爲荄茲則蜀本箕字初未嘗作其字況厚齋謂爻當暗世而傳
子故其子亦爲明夷歷考前古惟堯舜老而舜禹攝此乃明德
相繼夏商之王未見爻在而子立者惟桀紂可當明夷之主其
肯遽傳之子乎馮氏見後世北齊末主前宋徽欽而有是說謂
文王作爻辭乃取此義乎爻辭稱帝乙箕子自是一例況明夷
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證據彖傳利艱貞箕子以之

之辭與爻辭箕子之明夷利貞之辭正相應烏可傅會蜀本一
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無辯以祛讀者之
惑

易文言辯

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蓋以第一節與穆姜之言不異本義以爲
疑古有此語穆姜稱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猶以爲疑古
有之初亦未嘗質言之者蓋嘗妄論之曰若果如或疑則何止
文言雖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雖多而其
要則天地山澤雷木風水雲泉雨火電曰今考文王彖辭自震
雷之外離雖取象于曰而未嘗象火周公爻辭自巽木離曰之
外雖三取雨象亦未嘗專取坎他則未之聞焉至夫子翼易始

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屬如是則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當有同焉可也而左傳所載卜筮之辭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則大象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也謂夫子以前原有可也謂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無疑其將何說以證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春秋夫子筆削之經也左傳春秋經傳也夫子繫易實在作春秋之前絕筆于獲麟蓋不特春秋之絕筆亦諸經之絕筆也左氏生夫子之後尊信夫子春秋始爲之傳由此觀之謂易有取于左傳乎抑左傳有取于易也又況左傳所載當時語其事則髣髴其文多出于自爲如呂相絕秦書今觀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筆而穆姜爲人淫慝迷亂安得自知其過而有此正大之言如棄位而姣等語決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則四德之說是左氏本文言語作爲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辭多取八物亦非當時史氏語實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時不暇詳審遽以夫子所作之象爲夫子以前之人之辭也又如國語載司空季子爲晉文公占得國之辭又不特取諸八物且有及于坎勞卦之說如是則幷與說卦亦謂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讀古聖人書只當以經證經不當以傳證經若經有可疑他經無證闕之可也何況夫子十翼其目可數今乃因傳文反致疑于經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眞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爲惑故不得不辯

十七史纂首篇

三皇之號昉于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次則見于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皞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

山屋門人

江雪厓先生凱 附汪炎昶

江凱字伯幾婺源人爲許月卿之壻不求仕進所居號雪厓有

澗泉林木之勝與其友汪炎昶賦詩飲酒上下古今以相娛樂蓋有宋遺民也

提舉程先生榮秀

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少遊方回之門回以睦州內附將致之仕服力辭而去乃從出屋許氏受周易學成而以講授爲事非程朱之書蓋不之好也延祐中起爲明道書院山長歷平江學錄嘉興教授以浙江儒學副提舉致仕

程氏門人 晦翁四傳

許先生瑤

許瑤時登之徒 補

孝善家學

山長胡雲峯先生炳文 附族子淀

胡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先生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雲濠案一本云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調蘭溪學正不赴至大閒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峯先生著有易本義通釋書集解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四書通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修

周易本義通釋序

宇宙閒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則是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于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于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疏皆天也易之取象壹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于先天而明其畫程子于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于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溯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講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于本義則亦將有得于羲

文周孔之天矣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會思孟之心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于至大而析之極于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乎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于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于取舍之際也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

百家謹案雲峯于朱子所注四書用力尤深饒雙峯從事朱學而爲說多與朱子牴牾雲峯因而深正其非作四書通悉取纂疏集成之戾于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于其後

祖望謹案雲峯初年有二交反對論二體相易論二十四氣論晚年乃成通釋又精六書之學明儒趙古則之淵源蓋出于此

雙湖門人朱江五傳

董先生眞卿

董眞卿字季眞鄱陽人深山先生鼎之子也學于雙湖勿軒著有周易會通十四卷明楊士奇稱爲集大成之書子僎

雲峯門人 晦翁五傳

程先生仲文

程仲文者不知其爵里雲峯胡氏弟子也所著有大學釋旨

隱君陳先生廷玉

陳廷玉字伯圭德興人也從胡雲峯學元季不仕工詩

王先生俌

王俌字伯武口口人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 補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謂先生與雲峯同邑則亦婺源人也通志又載其著書極博朱楓林升素稱博洽凡有疑必曰以問伯武

季眞家學 朱江六傳

董先生儁

董儁季眞子季眞著易會通嘗供檢閱參校之職 參周易會通跋

王氏門人 晦翁六傳

張先生以忠

張以忠學于王伯武 補

張氏門人 晦翁七傳

鄭先生四表

鄭四表天台人學于張以忠 補

鄭氏門人 晦翁八傳

教諭趙考古先生謙 詳見明儒學案

趙復
程學朱學續傳

許衡
江漢所傳

子師可
子師敬

姚燧——字端甫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邬律有尚
呂璧
劉宣
賀伯顏
徐毅
孫楷

白棟
王都中
李文炳
王遵禮
趙矩
劉季偉
韓思元
高凝
蘇郁
姚燉
孫安

劉安中
李憐吉卿
暢師文
王寬
王賓
從子燧
從子燉並見魯齋門人

姚樞

竇默
附師謝憲子
並魯齋講友

劉德淵

董朴
附師樂舜咨

張文謙
並魯齋同調

楊奐
雪齋學侶
- 郝經 見上江漢學侶
- 姚燧 見上魯齋門人

王粹、

郝經
並江漢學侶
- 弟庸 別見靜修學案

覛彌堅
附師王登
- 子禹功

劉因 別爲靜修學案
江漢別傳
- 子禹謨

劉仁卿
江漢同調

滕安上 別見靜修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魯齋學案

祖望謹案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迺魯齋學案梓材案是洲本稱北方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魯齋學案而以江漢先之嘗于高平學案取例焉

程朱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

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沈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閒見有解髮脫屨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強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修

百家謹案自后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江漢所傳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卽問其旨義師詘而辭去

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于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眾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元郎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二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歷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署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魯齋遺書

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靑可乎惟知故能思

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卽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于可思慮處

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敎思無窮容仔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

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于不仁故仁者必克已克已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于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于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愼也

或問窮理至于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天地閒須大著心不可拘于氣質局于一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

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
義在不由自己底有命在歸于義命而已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
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
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現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
他原有底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原無底强去安排與
他後世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卻將人性上原無底强去安
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卻天下人才及去做官
于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

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如風俗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
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
自無惡物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于不可救
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此極也
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
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
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于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
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廓生成只是至精
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有

度數人身氣血周流亦有度數天地六氣運轉亦如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主一時日行十二時亦然萬物都隨他轉過去便不屬他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卽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尙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歸旣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帥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見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
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于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
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
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
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
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
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
謝病以歸

帝以先生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
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常劉秉忠右丞
張文謙定官制先生歷考古今分并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
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之命集公卿議
省院臺行移之體先生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
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先生
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先生曰吾論國制耳何
與于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
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
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請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
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
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先生宜在中書欲
因事中之俄除中丞先生屢入辭帝命左右掖先生出及閾還
奏曰陛下命臣出省耶帝笑曰出殿門耳

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
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先生奏曰用人
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求罷益力乃從
其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
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謂冬至者歷之本
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舛
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
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天下
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什百與
千萬也是豈矧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先

生曰先生神明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附張忠宣傳後

先生入院恩眷逾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
入見皆跪奏上令先生起賜坐勞問
病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稍瘳
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
疾奠獻既徹曳杖于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
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所撰歌奄然而
逝先生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
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曰授之語曰讀易私

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眾手非完書也

先生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先生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溢眉宇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謀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王鹿庵為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冕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古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日許文正公表章朱子之書天下樂為簡易之說者知不足以及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補

祖望謹案道園送李彥方詩序曰許文正公表章程朱之學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日晚學小子不肯

細心讀書窮理妄引陸子靜之說以自欺自棄至若移易
論語章句直斥程朱之說爲非此亦非有見于陸氏者也
特以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之必不容者
祖望又案退齋記予固疑靜修畿魯齋而作也然未敢質
言之觀道園作安敬仲默庵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朝南
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
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
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
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
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
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也觀其考察于幾微之辨其精如

此以道園之言考之其指許文正公無疑也殆指文正自
請罷中書執政就國子而言耶
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
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
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
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
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
蹤等謂無猷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
以龍聲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
學果出于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
絕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

恆之閱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
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
世之難

魯齋講友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雲濠案先生後徙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
識其有王佐畧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
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
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
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
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
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謚文獻

梓材謹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附錄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收集伊
洛諸書載送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
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者爲道學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

蒙古伊囉斡齊在燕唯事貨賂以樞爲幕官長分及之樞一切
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
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幷諸經傳注以惠
後學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　附師謝獻子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族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徙兵亂之中業醫以自給至德安孝感令謝獻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甫北歸隱于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後世祖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謚文正修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魯齋同調

徵君劉道濟先生德淵

劉德淵字道濟內邱人生而貌古刻苦好學中統間三府累辟不就嘗著書數萬言敷析司馬溫公通鑑數百條悉與朱子綱目合許魯齋雅敬之參畿輔通志

忠宣張頤齋先生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沙河人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事先生爲左丞文統素疾刻而先生獨以安國便民爲務思有以陷之先生遂求出宣撫大名抵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後拜

樞密副使卒年六十八追封魏國公謚忠宣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其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又言
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于義理之學云
雲濠謹案先生號陋齋見王秋澗集

附錄

魯齋先生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仲謙由太名宣撫復入中
書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拒而止仲謙數忤偉臣被譴責至
是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
其初君子存誠克己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
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
愈大既懲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雪齋學侶

文憲楊紫陽先生奐

楊奐字煥然奉天人蚤喪母哀毀如成人金末嘗作萬言策指
陳時病欲上不果元初隱居鄠縣講學授徒學者稱爲紫陽先
生以邠律楚材薦爲河南廉訪使約束一以簡易在官十年請
老于燕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稟上書
得請而歸卒謚文憲所著有還山集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姚牧庵妻父牧庵序先生文集云紫陽
先生長先世父少師文獻公十有五年交友閎少師獨畏
而不敢字者言必稱先生又云先生鄠國世家傳及平生
嗜學述作之富與一世之士服爲關西夫子者有遺山江
漢西庵三先生之碑銘之集序言又跋張夢卿所藏紫陽
墨蹟云嘗聞其幼時文已奇古歌白水滿長干紫陽閣底
清風細之句遂號紫陽初名煥更爲奐後受太宗簡文判
誤奐爲英不敢私更始就名英云

江漢學侶

酒官王子正先生粹

王粹字子正右北平人楊中令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乃于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先生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 參郝陵川集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元亮改名元粹後止名粹系出遼世衣冠家中州集稱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輩無能當之者又言正大末用門資敘爲南陽酒官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云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窖中母許爲兵火熏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葅汁涂母齒飲之即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既然以羽翼斯文爲已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大弟開府金蓮川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搆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眞州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謚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 補

梓材謹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劉先生哀辭謂嘗

奉杖履則先生遞及元劉之門又閱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于楊氏又有與漢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漢之傳矣

江漢同調

司業靚鄖城先生彌堅 附師王登劉仁卿子禹功禹謨

靚彌堅字伯固應城人靚吳書院所出其師初命其名曰彌堅其父止命堅故先生在官稱堅旨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生七年學于黃氏家塾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使司參謀為人卓犖奇偉先生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歲乙未元師徇地漢上先生與江漢先生趙復俱以名士為大將招致而北戊戌詔試儒士先生試西京中選家眞定著儒籍專以授徒為業先生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先生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繳繞于章句容城劉因中山滕安上皆從之受經燕南宣閫及部使者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為本部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為教始終不倦至元二十四年召為國子司業律身嚴以有禮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居歲餘移疾歸先生問學淳正文章質實務明道術以敷其教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有鄖城集十卷二十六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禹功禹謨皆明經學禹功冀州儒學教授 參蘇滋溪集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為靜修學案

魯齋家學 江漢再傳

文簡許先生師可

許師可字可臣魯齋長子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先生志趣端正未究其用有文集 參魯齋遺書

承旨許先生師敬

許師敬字敬臣魯齋第四子官至參知政事翰林承旨先生明經務誠學尚節概克有父風 同上

魯齋門人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姚燧字端甫柳城人樞之從子也年十三見許魯齋于蘇門十八始受學于長安爲文法昌黎魯齋戒之曰弓矢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以待主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魯齋累爲國子祭酒召弟子十二人先生自太原驛致館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六卒謚曰文先生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至元以後三十年間名臣世勳顯行盛德必得先生文始可傳信先生亦慨然自任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然予觀先生之文類宋宣獻公耳則又何也自號牧庵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修

文正郝律先生有尙

郝律有尙字伯强東平人受業許魯齋之門號稱高第弟子遂于性理儀容詞令動中規矩至元八年召爲太學齋長魯齋歸以先生爲助教嗣領其學事除祕書監丞出知蘄州自先生既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爲非先生無足以繼魯齋者遂除國子司業陞國子祭酒前後五居國學爲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一如魯齋年八十五卒謚文正

文穆呂先生坚

呂坚字伯充河內人先生從魯齋學魯齋爲國子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爲多至元十三年擢陝西道按察使知事未行改四川行樞密院都事陞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三十年知華州仁宗卽位召拜翰林學士未幾致仕年七十八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

祖望謹案魯齋列傳所徵伴讀十二人者無先生名豈卽呂端善耶

忠憲劉先生宣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爲中書省掾暇則從國子祭酒許魯齋講明理學雲濠案謝山底本有云江西按察使劉伯宣河東人也魯齋高弟方正嚴重累官吏部尙書諫伐交趾日本還行臺御史中丞爲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所陷自剄死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惠愍賀舉安先生伯顏

賀伯顏本名勝字貞卿一字舉安伯顏其小字也以小字行太

師上都留守仁傑之子幼從魯齋學仁傑守上都爲世祖所倚任先生初入宿衛有勞拜集賢學士領司天事力言桑哥之奸遷參知政事簽樞密院事大都護典屬國仁傑卒卽拜上都留守以嗣其任尋加左丞相仍留守奏丞相帖木迭兒之貪穢罷之英宗卽位帖木迭兒復相誣以罪而殺之帖木迭兒事敗其冤始雪贈太傅柔國公謚惠愍 補

文靖徐先生毅

徐毅字伯宏趙城人也 雲濠案案黎洲本傳云父德舉提舉太原鹽鐵使少受業于許文正公淸方勁正辟爲同知檀州事有聲世祖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撫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德意檢覆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寮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徹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其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尙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又言四川妄起邊釁交趾虛勞王師獻策以要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子弟以膏粱承襲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無使苟爲進身之計他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前後七十餘疏世祖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

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奄棄天下已五日非早定大策萬一啟奸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伏願遣使奉迎歸正大統成宗卽位首請正東朝尊號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宰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宜亟用舊臣伯顏爲治不在高遠但當尊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請建儲貳睦宗藩選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裁不可數凡二十餘疏累遷至河東山西廉訪僉事閱所部獄囚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召爲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于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先生言其非有詆之者卽謝去已而累除治書侍御史大臣搆害御史郭章先生爲之辯有沮之者又謝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入爲刑部尚書改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後入爲刑部尚書簽樞密院事仁宗卽位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召入參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行臺御史中丞辭歸卒追贈中書右丞平陽郡公謚文靖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修

副使白先生棟

白棟字彥隆太原人許文正教國子時伴讀也官至按察副使見道園集補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

王都中字邦翰雲濠案先生後居蘇州姑蘇志云字元翰父積翁初仕宋爲福建制置使元兵入閩積翁以八郡圖籍獻世祖授中奉大夫累官遷刑部尚書轉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奉使日本至其境遇害武宗

時追封閩國公謚忠愍先生以父功授平江路治中其時年十七遇事剖析動中肯綮僚吏皆瞷眙不敢欺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卒謚清獻先生歷仕五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臺憲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幼留京師及拜許魯齋卽知所趨向中年尤致力于根本之學自號本齋有詩集三卷補

李先生文炳

李文炳口口人其死也魯齋哭之慟有喪子之嘆

齋長王先生遵禮

王遵禮字安卿魯齋爲之名字說曰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又曰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參魯齋遺書

梓材謹案先生改名遵禮且云遷居燕然蓋卽汴人王梓魯齋兼祭酒時徵爲齋長者而學案原表與萬氏儒林宗派皆分而列之誤也

縣尹趙先生矩

趙矩字義臣大都人也魯齋弟子南樂縣尹勸農養士稱循吏補

憲副劉存齋先生季偉

劉季偉秦人號存齋官四川憲副與牧庵爲同門人參姚牧庵集

齋長韓先生思彥

韓思彥大名人

學士高先生凝

高凝字道凝河內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參姚牧庵集

附錄

魯齋爲字說曰尊君以古自立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于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于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具用行而于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齋長蘇先生郁

蘇郁大名人

僉事姚先生燧

姚燧河內人亦文獻之從子也常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參許圭塘集

齋長孫先生安

孫安河內人

齋長劉先生安中

劉安中秦人

梓材謹案以上七先生皆魯齋兼祭酒時所徵弟子分處各齋以爲齋長者

郡王字憐吉觧先生

河南王字憐吉觧嘗受業魯齋

文肅暢先生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也師魯齋而友牧庵至元中陳時政十六策官至翰林學士追封魏郡公謚文肅補

知州王先生寬

祕監王先生賓合傳

王寬王賓唐縣人文肅公恂之子皆從魯齋遊補

梓材謹案元史文肅本傳稱先生兄弟得星歷之傳于家學一由佐章正歷兵部郎中知鑾州一由佐章副累遷祕書監

雲濠謹案祕監字子立見蘇滋溪集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

僉事姚先生燧並見魯齋門人

道濟門人

修撰董龍岡先生朴附師樂舜咨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幡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孔孟微言以及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中山王結日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從黃氏補本

紫陽門人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見上江漢學侶

文公姚牧庵先生燧見上魯齋門人

陵川家學

郡守郝先生庸別見靜修學案

陵川門人

祭酒苟先生宗道

苟宗道字正甫係定人郝伯常門人也伯常使宋先生弱冠從往爲書佐及歸竟以儒名官至國子祭酒補

郎城門人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別爲靜修學案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別見靜修學案

牧庵門人

文靖字市魯先生翀別見蕭同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九十終

靜修學案表

劉因——烏沖
硯鄙城門人
江漢別傳
郝庸
李道恆
劉君舉
李天麓
林起宗
杜蕭
私淑安熙——弟煦
李士興
蘇天爵

滕安上　王文淵　楊俊民
靜修講友

子復　孫秉鈞
子構　孫秉彝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靜修學案

祖望謹案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蔵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迹靜修學案梓材案靜修傳黎谢山序錄始別爲靜修學案洲本附北方學案

江漢別傳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彌堅視訓詁疏釋

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于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百家謹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于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謂辨疑答問爲蹤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靜修文集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閒者也因生四十三

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隱士高人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上宰相書

梓材謹案黎洲所錄靜修文集二條今移入濂溪學案一條

附錄

歐陽文公爲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于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

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眞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謝山書文靖退齋記後曰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拗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文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于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遭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

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于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又書文靖渡江賦後曰劉文靖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覺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于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天中萬國

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醽酒男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覩詩曰使君持送緝熙覩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覩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古墨詩曰松風含哀生覩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鵞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尙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張朱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訊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于詩其訊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撙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

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
安漢以見已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
亦天子恩中庸久無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
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
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已和擬古
詩曰忍餓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
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
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重吟豆田謠愁雲落
崩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伾明矣然其和歸園
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
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
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
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于其時耳其和訹貧士
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
則戒心于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
仕于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
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
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
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
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
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先曰百年元魏史
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

家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耆老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祕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囈語哉

靜修講友

文穆滕東庵先生安上

滕安上字仲禮中山人年少孤立克自砥礪治性理之學被薦除中山教授召爲國子丞陞太常丞拜監察御史頃因京師地震上疏累數百言反覆深切以疾辭去尋爲國子司業未幾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文穆有東庵稾行于世參姓譜

梓材謹案姚牧庵爲先生墓碣云姚李夫人撫君誨曰爾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廢學因師西巖云所著又有易解洗心管見靜修嘗爲作退齋記則先生又號退齋也

靜修門人

祕書烏存齋先生沖

烏沖字叔簡其先大寧人先生從親官沃家焉明經勵行高蹈深隱年五十二卒贈承事郎祕書監祕書郎初靜修以高明之

資躬聖賢之學從者日衆先生年出二十以公卿之子執經趨
席凜若寒士爲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父亡能
行古喪禮母亡哀踰前喪喪其家日貧日晏食或不充意泊如也
牖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
歸之眞定安敬仲欲謁靜修不果先生盡以所聞告之參蘇滋
溪集

郡守郝先生庸

郝庸字季常澤州人文忠公經之弟也從劉靜修受書詩文忠
拘于宋先生入宋問罪而還終潁川守補

李先生道恆

李道恆口口人靜修之更召令先生入京納上鋪馬聖旨補

劉先生君舉

劉君舉字季賢南豐人博學修行以堯舜君民爲已任初受舉
于廣平王公磐後磐應詔直翰林卽勸以詩云節義高千古功
名重一時繼聞靜修講學容城盡棄所學學之三年于誠僞之
辨雍有定見及歸靜修送之有伊洛于今道亦高之句

李先生天篪

李天篪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有詩書經疏行于世

隱君林魯庵先生起宗

林起宗內邱人也靜修弟子隱居教授所著有志學指南心學
淵源二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詞發明
魯庵家說補

提舉杜先生蕭

杜蕭河南儒學提舉靜修門生靜修之歿也爲誌其壙補

靜修私淑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安熙字敬仲藁城人聞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簡靜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家居教授垂數十年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立祠于城西祀之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伯生序之曰使先生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于時矣修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于烏氏之門然觀其與烏叔備書僅稱叔備爲尊兄蓋其自居靜修私淑弟子其于烏

氏特學侶爾不得徑謂烏氏門人也

東庵門人鄖城再傳

隱君王貞孝先生文淵附子復構孫秉鈞秉彝

王文淵字巨卿安喜人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家貧從府尹推擇爲吏持法廉平久之攝府尹棄吏去滕司業安上家居教授先生折節往從焉司業嘉其志告以古人爲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勵尊聞行知聲聞日隆司業卒卽杜門不出稽經訂史夜以繼晝于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閒肅如也喜作詩紆餘沖澹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過其廬聞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年六十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子復構孫秉鈞秉

彝俱世其學參滋溪文集

默庵家學趙㫜三傳

隱君安素庵先生煦

安煦藁城人默庵之弟其家父子伯仲自爲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浸沈以求其義默庵卒事父甚得歡心撫其孤如己所出凡受學質疑于門者隨材立教人咸有得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先生曰死不火吾軀幸托君以全先人遺體先生許之既死其家人欲火之先生勸諭百端繼之以泣令得禮葬退曰吾負人所托何以見之于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時山陝憲府交辟皆不起自號素庵有文一卷藏于家修

默庵門人

隱君李先生士興

李士興藁城人幼從默庵遊弟子中獨早受知與同門楊俊民蘇天爵博求深造汲汲不倦先生道講五倫心存三畏甘隱遯而不樂仕進居鄉里多有訓彝人爭師之後天爵大顯于時默庵已卒天爵貽書先生使建鄉賢祠先生擇地立祠歲時致祭焉

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

蘇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于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洞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僉事楊先生俊民

楊俊民字士傑眞定人學于其鄉之隱君子安敬仲安氏之學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先生明于易篤守師說嘗得伊北山王魯齋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爲博士與吳正傳師道同僚爲莫逆既而去爲御史正傳爲作靜思齋記參吳禮部集

雲濠謹案先生官河東廉訪僉事時作靜修祠堂記稱默庵曰先師子安子自稱曰滹川學者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終